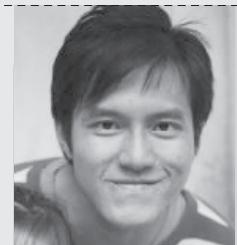


新詩組
優異獎

何應權

個人簡介

何應權，字衡之，畢業於香港浸會大學中文系，副修電影電視。被現實分成兩半的人——一半是中文導師，一半是詩人。



當被繆斯召喚時，自然地把詩寫在水上。

當被世界感動時，在心靈拾獲散文。

當被藝術顫慄時，評論是惟一交流的可能。

然而，暫時的生命，仍記掛著如何書寫出一部真正的小說與電影……

僕人的故事

首章 · 分成兩半的神

(一)

「你只是被挑選的靈魂」

「我卻是被替代的肉身」

那是棵結滿頭顱的枯樹

那是搬運亡魂的灰蛾

那是快將熄滅的火

那是胡狼蹂躪的死亡

那是裸體而泛紅的天空

那是赤身獻祭的禿鷹

那是使處女莫名受孕的暴風

那是難以勃起的野公牛

那是鸕鳥啣於嘴邊的新生

那是被聖甲蟲埋於泥土的卵子

那是由西邊滾回東邊的
那是一顆太陽

(二)

「一切也是為了創造
當神被剖開一半時
男與女正在忘情交媾
白晝傾力把光射進夜的卵巢內
千千萬萬條奮勇出游的善
圍堵在一粒黑洞似的惡之外
撞得頭破血流
撞成一顆時間的蛋
放在虛無中靜靜孵化
枯化出整個完美無缺的世界
宛如一筆畫下的圓
分成兩半的神分道揚鑣
從此陌路如敵人
在圓形的牢籠裡你追我逐

(三)

在環環相扣的時間裡
在仍未開花的果樹下
鸕鳥唧來了兩名新生的嬰孩
兄弟二人擁有同樣的長相
一人永遠地笑
一人哭成扭曲
兄弟二人擁有各自的一隻眼
一人迷倒於美
一人給醜嚇怕
兄弟二人因某事爭執

一人說真
一人道假
最後，兄弟二人扭作一團」
一位母親在臨盆時作了這樣的夢

第二章 · 無臉英雄

(一)

一道光毅然插入漆黑
從夜的身體拉開刺眼的傷口
傷口內藏著如謎的荒原
三隻駱駝列隊從塵埃中隱現
遠看像一條匍匐的鎖鏈
青色的玻璃珠在眼眶中反光打轉
彷彿發放彼此的暗號
當三隻駱駝同時溶為一灘影子時
影子企起並肩而成三位手捧禮物的博士
在荒原中日夜顛簸
不時與領路的星火對望
昏暗的蟑螂如死在背後洶湧堆疊
在夜的傷口癒合之前
必須覓得曾在夢中遇見的君王

(二)

一道光綻開了陰道的缺口
三人的眼珠因而痛紅
因而在馬槽前掉落如成熟的果實
在呻吟與哭啼交錯的莊嚴時刻
他們的笑容早已被縫補
嬰孩的割禮定於第八個晚上

他們雙手交叉置於胸前，恍若守墓的雕像……
 ——看守河流的是壯過山丘的巨大人
 聽說專門替人清洗孽跡
 只見巨人逐一鉗起群眾僥幸的影子
 放於河流中過濾頑固的罪
 多年後，嬰孩已成少年
 驀然從水底升起宛如
 一束鴿子從裂開的天空逃出來

(三)

在曠野畫圈自牢，渴望與光對話
 青年與影子卻對峙了四十天
 餓餓在他跟前飾演不同形態的異象
 ——雄糾糾的獅子從影子裡溶出來，且說：
 「來吧！來把石頭變成食物吧」
 他看見自己在餐桌上被人用刀叉分享
 ——烏鵲把他啣到俯瞰萬物的高處：
 「跪下舔我的羽毛！眼前的一切也屬你」
 他看見客人嚴肅地吮他的血
 ——最後，蛇倒掛在聖殿的頂上：
 「安心跳下去吧！死亡獨畏懼神聖之子」
 他看見天堂在連場夜雨的胃裡烏有
 他始終不敢出軌半步
 縱使影子從沒片刻停止誘惑

(四)

軟熟的靈魂彷彿變重
 恍惚的道成了肉身
 當他決定背起滿身肥腴的慾
 如背起千斤重的木頭時

曠野的盡頭霎時分岔成兩面選擇
 他凝視其中一面發光的鏡子
 黑與白的手從鏡內伸出，活像遇溺般求救
 在旋渦中難以自拔，他一頭栽進：
 「——攀登鋪滿白雪的乳房
 少年在濕潤的叢林裡與愛人相守
 且用火柴砌起簡單的生活
 ——白髮蒼蒼的木匠坐於漆黑的庭園
 滿足地修理那副屬於自己的棺木
 面前是老伴與成群奔跑的孩子……」

(五)

最後，他卻走進另一面鏡子
 成為披上荊棘的英雄
 與平凡的老木匠對望了一眼
 兩個自己不禁會心微笑
 曠野中，肉身早已被壓成駝背的弓
 向天空射出萎靡的箭
 萎靡如一位墜落凡間的神
 好比在天堂遊盪的人
 受著千對歧視的目光當作異類圍觀
 當作怪物接受嚴刑審判
 他一直含住真相，隻字不供
 害怕吐出人神共憤的謊言——
 世界從沒出現天神與凡人
 兩者只活於彼此的夢中

(六)

聖殿前，他碰見一位畫家在作畫
 那幅畫真實如他的夢：

「走廊盡頭的門把反方向逆轉
 鎖住了一塊傳說的人間樂土
 肉感十足的山丘傾瀉成點點粉色的屍體
 血漿退回逐漸收窄的傷口
 流離失所的四肢在縫隙中穿梭
 重新投進主人殘缺的懷抱
 男男女女骨牌般站起、赤身倒行步操
 撤回那夜被血洗屠殺的地方——
 當女人被恐懼輪姦時
 男人仍被慾望分屍
 人群在無始無終的樂土裡存在
 學懂享受是唯一的救贖……」

(七)

他展露勝利者的笑容
 在聖殿門前受萬人瘋狂的膜拜
 鮮花、熱吻與靈魂——全都付託給他
 只因他舉起不滅之火，引領瞎子
 且與死亡奮戰了數千遍
 「賊來了，只是為了偷竊、殺害與毀壞」
 他向著面前搖尾巴的羊群高呼：
 「我卻是門，有人藉著我進來，必得救」
 羊群中，一隻隱身的狼悄然離開
 那夜，英雄在羊群呵護下熟睡……
 醒來時，旁邊只有一塊寂靜的湖面
 相信此刻永世難忘
 湖面泛起一張狼般陌生的賊臉
 他驚覺——他的臉已被換掉

第三章 · 騙局

(一)

時間慘被搓成一團模稜兩可
 起始與結局從此混沌
 混沌於眼前這座夜的祭壇上
 宛如表演戲法的舞台
 數盞神秘的目光四出探索
 同時聚焦在中央的主角
 兩具精挑細選的勇者
 參加一場由命運炮製的娛樂
 在無人矚目的此刻
 ——兩張熟睡的臉隨即被巨手削下
 削成在黑夜中無主的孤魂
 面對輕飄飄的慌亂
 急於奔回各自無臉的肉身
 一時糊塗卻錯跟對方的主人

(二)

兩人睜開雙眼——對望自己的臉
 恍若兩張偶遇的鏡子——對望
 他凝視他的臉哭
 綻放一朵陌生的微笑
 他的臉笑他凝視他的臉哭
 兩人用手觸摸彼此的臉
 偰越凹凸不平的神聖禁區
 忽而荒遍緊皺的旱地
 忽而濕透潺潺的河
 忽而風起狂亂的巨浪
 忽而雪落黯然的洞

兩人用手觸摸彼此的臉
彷彿在鏡中瞻仰彼此的遺容
最後為生疏的自己緘默

(三)

——憶起他曾誕生於光明
是在夢中被永久加冕的萬世之王
他於曠野與誘惑對抗
且擊退步步進迫的死亡
是在木頭上割捨靈魂的英雄
與他神交使智者感到榮耀
直至他碰見那位酸酸醸釀的人
——憶起他曾誕生於黑暗
是在口中被隨時丟棄的即溶唾液
他於床邊幫慾望手淫
且抱緊四肢無力的貪心
是在街角裡混跡終生的小偷
與他交媾使妓女感到蒙羞
直至他碰見那位通體發亮的神

(四)

那人如獵物逃進迷離的森林
他無聲如一隻尾隨的獵犬
滿身嘴巴的樹淪為證人
目擊貓與鼠的追逐
那人左閃右躲，不時向後偷瞟
他左穿右插，渴望嗅出血跡斑斑
躲於樹後的那人屏息
而他正打量面前可疑的樹影
當那人轉身逃向左方

他全力撲向樹的右方
那人左穿右插，渴望嗅出血跡斑斑
他左閃右躲，不時向後偷瞟
看著自己追捕自己又拼命逃亡
在一個被鏡子重重包圍的叢林裡

(五)

自從那樁失魂的交易後
他窩藏於完好無缺的己身
除了那張被移植的臉
被移植的情節
他局促在不合尺寸的角色內
日夜迎接羊群歧視的目光
一頭血肉模糊的老狼
在空巷中被結黨的萬人脫鞋追打
倒吊起來讓恥笑鞭撻掌摑
且戴上由污點編織而成的王冠
宛如被石頭審判的淫婦
直至那人領著十一名弟子款款而來
他瞪著那人密實的臉
觀看那人如何演繹自己的人生

(六)

那人把水輕點成酒變出人間食糧
他滿身唾液，瑟縮躲於墓碑後
那人使死者從墓與幽谷中走出來
他囚於由羊群築起的圍牆中
那人露出慈悲的笑容
憐憫的眼光輕舔他的傷口
當罪人跪在聖人的跟前

忽然，一朵彩雲在天空浮現：
 「此人是我的愛子，萬物必須敬畏他」
 羣羊紛紛向那人搖尾巴
 餘下他——這位如狼的罪人
 用嶙峋的眼神與彩雲傾訴
 彷彿父子間的迂迴私語
 當天，他自願成為那人的忠僕

(七)

近來，他總是夢見臉與鏡子
 不敢與鏡中的老狼對峙
 他揮拳打破四方八面
 鏡子說服自己愛上這張醜陋的臉
 可是，只有散落一臉的孤獨
 不知是否成為靈魂的臥底
 肉體卻從此叛變
 試問誰獻上那人的肉身
 以完成這場賊忒兮兮的騙局
 讓木頭成為信仰
 而假的偶像成為真的神
 他知道一切也是承諾
 包括母親曾作的夢
 在一棵仍未開花的果樹下

第四章 · 被出賣的僕人

(一)

甚麼是最終的秘密
 甚麼是永恆的承諾
 可能，他說可能這已是結束

那具沉重的身子早已不再走動
 在餘下的路，有誰偷走
 餘下的光明，餘下的暗夜
 面前只有這棵枯萎的樹
 他輕輕抹去臉上來自石頭古老的吻
 向著朦朧的遠方叩首
 隨手丟掉三十塊金漆的道具
 在樹上自縊的他終於想起從前
 上帝的笑臉銘刻於遙遠
 那是這場演出的結局
 那是正確死去的時刻

(二)

仍記起一個天剛亮的開始
 一半是黑暗帶有一半的光明
 祕密的名字被遺下的虛無輕聲吟誦
 那人從太陽裡走來
 以苦難之名帶來永遠的光
 他卻在黑暗中痛哭
 獨自哼唱陰影中的歌
 看著那人在羊群的盼望中行走
 口吐來自天上的芬芳
 他竟如那人的影子般沉默
 默禱中只有來自天上的聲音
 喃喃催逼一則矜貴的使命
 親吻那人發光的臉
 親吻不知賣給誰的靈魂

(三)

仍記起一個靜而肅殺的晚上
 那人以水潔淨他的腳踝
 以餅與酒作為早已約定的暗示
 躁然他竟患上逐步的失明
 在黑暗中摸索遺失的眼睛
 竟忘了漆黑中用不著光
 預兆宛若幽靈於鐘樓苦候
 那時他正躺在一個無人的地方
 凝望那刻出賣時間的鐘聲
 「父啊，求你賜眾人永遠的生命」
 背後傳來那人的哀求
 還有一片鞭打與咒罵，還有
 歌頌救世的呼聲，他拖著
 只有沉重的身體，拖著微笑繼續行走

(四)

甚麼是正確死去的時刻
 甚麼是這場演出的結局
 他還記得只要保持嘴巴緊鎖
 以身體完成最後獻祭
 就是這般懸掛高高之上
 必定是使萬人仰望的高度
 與漆黑的遠方對望
 這是一則令人發笑的故事
 出賣的人最終卻被出賣
 「父啊，我把靈魂交在你的手上」
 然而，餘下的只有
 這夜，大地如常緘默
 那是最終的秘密

那是永恆的承諾

終章 · 替身的神

(一)

原來一切也是夢
 他坐於聖殿的寶座上
 與眾神圍觀面前受審的獵物
 天秤的一邊放著血淋淋的肉身
 而另一邊則是那人的心
 彷彿似曾相識的臉
 哭得像一頭垂死的老狼
 聽說那人犯的是出賣之罪
 出賣聖人的靈魂
 那顆心注定被千變萬化的雜種吃掉
 然後繼續輪迴，繼續出賣別人的靈魂
 直至再次出生
 那人的雙眼一直瞪著他

(二)

原來一切也是夢
 他的雙眼一直瞪著那人
 他接受四十二雙眼睛的分享
 他一直瞪著寶座上的那人
 彷彿只餘下二人獨自的對峙
 彷彿自己審判自己
 在鏡子圍成的矩形審判室裡
 他開始啃掉那人的肉身
 那人慢慢吸吮他的靈魂
 二人扭作一團

宛如骨肉相連的親生兄弟
鏡外只有一人
鏡內沒有他人
他對著不斷分裂的那人喃喃自語

(三)

那是一顆太陽
那是由西邊滾回東邊的
那是被聖甲蟲埋於泥土的卵子
那是鸕鳥啣於嘴邊的新生
那是難以勃起的野公牛
那是使處女莫名受孕的暴風
那是赤身獻祭的禿鷹
那是裸體而泛紅的天空
那是胡狼蹂躪的死亡
那是快將熄滅的火
那是搬運亡魂的灰蛾
那是一棵吊滿頭顱的枯樹
「我只是被替代的肉身」
「你卻是被挑選的靈魂」

作家評語

鄭愁予：僕人，是基督徒對上帝的自稱，作者的企圖心是頗大的，用理則手法將神的意旨分成靈與肉兩個板塊；第一節就用了12個「那是」帶領「枯樹」、「亡魂」等等「死亡」的意象。然後是肉體部份的「裸體」、「赤身」、「受孕」、「卵子」、等生殖的意象。作者的企圖心是試著把死亡與新生比並起來。然而句中的敗筆是夾雜許多俗劣的成語，像「頭破血流」、「分道揚鑣」、「你追我趕」等等，把所引用的聖經故事和哲學意味破壞殆盡，選詞也是故意走低俗路線，像「陰道的缺口」，實在該用「產門的縫隙」，作者追隨「語詞派」以醜俗為前鋒。然而，「鏡子」意像使詩作明亮起來因為靈魂與肉身可以是鏡子的兩面，我看到作者內心自我的對話，使性慾的描繪產生意義，所以：「性」就是「神」、「性」就是「死亡」、「新生」就是「神」。最後一節重複首節，使全詩有了結構感。

獲獎感言

在這個時刻，我倒想談談我對詩的看法，因此就以筆者的短文〈詩，從來也是一則寓言〉作為感言的分享。

詩，從來也是一則寓言

「昔者莊周夢為蝴蝶，栩栩然蝴蝶也。自喻適志與！不知周也。俄然覺，則蘧蘧然周也。不知周之夢為蝴蝶與？蝴蝶之夢為周與？周與蝴蝶，則必有分矣。此之謂物化。」——莊周

關於比興

文章的開首是經典的〈莊周夢蝶〉，也是個人最愛的散文詩。沒錯，我以此作開首，別無他意，就是為了說明這雖是一則寓言，然而，個人來說，它比詩經中任何作品更懂得運用「比興」的力量。簡單來說，「比」便是比喻，而「興」則是聯想。此兩種手法能夠成為詩的本質，無疑是因為比興便是隱喻的根本，而象徵或隱喻更是文學的根本，當中並非為了直接訴說，而是追求一種玩味的呈現。更直接的看法可參考亞里斯多德如何定義詩人的能力：「一個詩人的功力如何但看他運用隱喻的高超與否。」對此，在反覆嘗試推翻下，卻變得深信不疑：文學的極致就是為了創造高超的隱喻。詩，純粹得如宗教中的聖女，就是因為她沒有雜質地以語言呈現隱喻。當中可以微觀，如細味一個動人的意象，也可以宏觀地俯看蔓延至整篇的獨特詩質，而在咀嚼語言晶體的過程中，為的是尋求那種不能形容的滋味。語言必

須結晶，同樣，意象或是隱喻的結晶便是寓意；當中並非為了帶出教訓意味的老生常談，而是凝聚別具魅力的寓言效果。因為，我覺得寓言便是以比喻起始，透過聯想，最後誘發寓意作結，整篇構成了一則隱喻。當你清晰地了解來龍去脈，卻同時墮進逐層展開的隱喻當中，——那一刻的欲語無言，在語言與詩意中打轉，便是我的審美追求。

關於詩的寓言性

談起寓言，必然逃不出故事。詩，是否用來敘事？我覺得崑南的觀念很正確——敘事為甚麼不拿小說，捕捉人的狀態為甚麼不拿電影。藝術家必須懂得運用媒體，不同媒體有各異的特質，「表達」的第一課便是學習如何有效地表達。這是屬於藝術家的智慧，錯用媒體不但吃力不討好，更會成為不倫不類的怪胎。雖然，我認同每種藝術也有不可取替的特質，但是，其中也有相通的共鳴位，例如詩與音樂，當中文字與音符雖然各異，卻可同時追求節奏的律動。藝術的活化彷彿依靠新模式的進入，或是另類媒體的激盪；如現代舞的出現，拯救了芭蕾舞的僵化，就是因為加進屬於文學的隱喻，講求舞者嘗試利用肢體敘述一個意象，當中就是把文學中對語言的想像轉化成對肢體動作的想像。

詩的抒情性彷彿與詩共生，是否擁有詩意，彷彿便是看當中的意象是否有情，然而我覺得這種抒情方法需要活化了。在於我來說，詩的本質不是抒情，「情」只是其中一種呈現效果。回應前文，詩就是純粹的隱喻，就是語言與想像的角力，而語言的極致就是「寓言」——創造引發聯想、喻意無窮的語言；詩人的使命就是不斷重塑本體與喻體的關係，以致引發意想不到的效果。詩的寓言性不在於敘述，不在於起承轉合，因此也不同於小說；而當中的要求同樣是對語言與想像的雕琢——用最精緻的語言、非凡的想像力，繼而表達最深遠的寓意。詩中的故事或戲劇張力，其實可以看成一個巨大意象（或是隱喻）的塑造，追求的也不是情節的轉變，反而是比興背後的聯想、意象深處的喻意。當故事的張力在結尾處能無限延伸，便是我所追求的詩質；在讀者分不清蝴蝶與莊周、「你」與「我」的同時，這便是文學的極致，是隱喻，是寓言，也是詩。

當然，如此看待詩，只是一廂情願，正如個人信仰的追求，可以看作盲目或是執著，說到這裡，請容許我的偏執與非理性。——這場繆斯賜予的信仰，我總是嚴肅地思考，而目的亦只有一個：存活可以有千萬種方式，而我只求活得更好；既然是我的存在，你只能觀賞或是離去，卻無法干預。